中大內地生：我們都想香港更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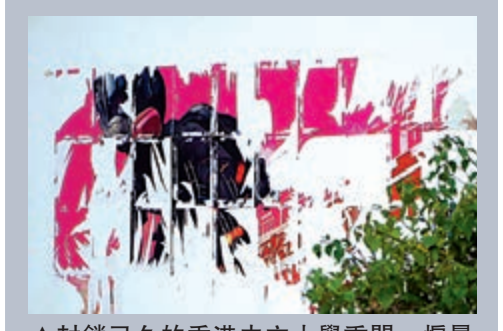
盼學以致用 爲解決社會問題出一分力

過去十年，從內地來香港求學的人逐年攀升，不少內地生畢業後留在香港，成為「港漂」。然而，2019年6月以來，香港風波不斷，在香港大專院校讀書的內地生，無可避免地被裹挾其中。去年11月，香港中文大學被暴徒佔領後，內地生更連夜撤離校園。經過這些動盪，漂在香港的內地生現時的心境與處境如何？他們將會何去何從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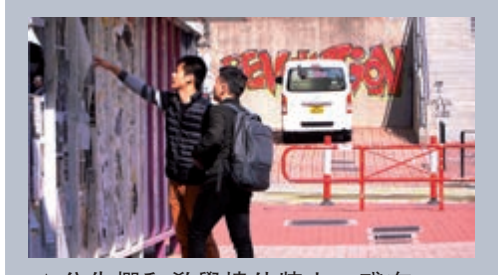
▲張婷說，她想為香港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，讓香港變得更好

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到處可見被「騎劫」的痕跡

▲暴徒在11月佔領中大校園，在二號橋自製投石器



▲封鎖已久的香港中文大學重開，煽暴海報未被完全清理



▲公告欄和教學樓外牆上，殘存着各類縱暴文宣

新聞故事

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蘇鉅祖（文／圖）

去年11月12日，中文大學被暴徒佔領，校內存放大量汽油彈，校園變了危城。當晚，不少內地生慌忙離開校園，返回內地。正在中大攻讀博士學位的張婷，當天參與了協助部分內地生離開。對她來說，風波持續超過半年，香港人抑或內地人，沒有哪一方能夠真正理解在港內地生和「港漂」經歷了什麼。

「沒有人能夠感同身受。」「子非魚，焉知魚之苦。」於是，張婷決定站出來。跟隨張婷的腳步，記者一行人進入封鎖已久的中文大學。校園的各個入口，保安人員截停行人和車輛，登記、核查後方可進入；沿途的公告欄和教學樓外牆上，殘存着各類反修例文宣，或是以黑、紅兩色油漆噴塗的口號。因為攜帶攝像機等採訪設備，記者和張婷成了「矚目人物」。

> “子非魚 焉知魚之苦”

「沒有人知道會不會被起底。」安全感無從談起，但張婷告訴記者，去年六月以來，這已是校園最溫和的時刻。

時間倒流到去年九月初，一個初來甫到的內地生，走出港鐵大學站，來到中文大學，映入眼簾的，是鋪天蓋地的縱暴文宣。開學不久，中大就爆發罷課和持續幾日的集會。「甫進校園，你就會感受到一個強烈的政治環境。」校園不再是象牙塔，而是暴徒的「大本營」。身在其中的內地生，比外界更加敏感地接收到形勢急劇變化的訊息。

在「中大二號橋事件」爆發前，位於中大本部中央的林蔭大道路面全被文宣覆蓋，幾乎無立錐之地；校方基於安全考慮，取消了畢業典禮；幾個主要的校園通道入口都被黑衣人佔領，「相當於中大被包圍了。」

> “中大被黑衣人包圍了”

在整個事件發酵的過程中，內地生所受到的衝擊是持續不斷的，校園裏的情況逐步惡化，但外界看到的更多只是結果：比如中大被佔領當天，有人離開，有人留下；學校停課，又復課。

但事實上，2019年的香港，對身在其中的內地人和內地學生，甚至於任何一個關注過香港這場風波的人所產生的影響，究竟是怎樣的，「是在短時間內難以判斷的，更不是當下能夠去評估的。」張婷在說出這句話之前，經歷了片刻的沉默。

數據顯示，在港內地學生人數由2011/12年的8937人，上升至2017/18年的1.2萬人。這個在數量上日益龐大的群體，大多數時候被認為有自己固定的小圈子，只和同為內地生的群體玩在一起。

但張婷的出現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種「刻板印象」。

張婷的博士課程研究領域是居住環境公平問題，也正是當下香港社會問題的核心。在她看來，香港的問題，歸根到底是貧富差距問題，「年輕人買不起房」。

因在校長對話會上的發言而受到關注，多家香港媒體的記者找到張婷，希望能找她做訪問。經過溝通後，記者們大多得出一個共同結論：我們原來是同類人，我們有共通之處。「他們很驚訝，因為沒想到一個內地生會真的了解香港的問題，並想要解決它。」張婷說。

> “我們都有共通之處”

張婷坦言，在來香港之前，她是把這裏作為學術生涯的一站。「想要來這裏，學習一些知識，把它帶回我的家鄉。」但過去半年的社會撕裂，讓她意識到自己原來很愛這個她生活、學習的城市。對張婷而言，現在的她想要用自己所學，為香港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，讓香港變得更好。「我也希望有一天，我可以Make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（貢獻香港）。」

香港社會走到今天，其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。張婷相信，基於「想要香港變得更好」的共識，香港人、內地人，或說港生、內地生，還有很多可探討空間。

備受網絡暴力攻擊 委屈無奈

張婷在採訪中不止一次提到，在香港這場風波裏，「在港內地生」這個身份，在一定程度上被抹黑、被污名化了。「很多內地親友、網友看了片面的報道，或者網絡流言，就指責我們說，『在港內地生變黃了』。」

慘被污名化 為真相發聲

張婷認為，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。所謂「在港內地生變黃了」，更多時候是被黃絲刻意用文宣抹黑，比如反暴力的表態，卻被惡搞、改圖成為支持暴力的「假文宣」。有港媒採訪留下來沒走的內地生時，斷章取義，歪曲剪輯，捏造與事實相反的論調，只強調他們留下，卻未提他們沒走是因為還有學術實驗未完成。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是許多夾縫中內地生的委屈與無奈。

張婷想要為那些被污名化的同學發聲，藉着還原事情的真相，爭取減少網絡言語暴力對在港內地生的二次傷害。

冀搭建平台 讓黃藍真誠對話

作為一個「破圈」的人，張婷的交友圈除了內地生，還有本地生。平時如何與「黃絲」相處？張婷笑了笑說，「其實我接觸過很多被標籤為『黃』的港人，同學、學生，但相處的時候，其實沒有太大問題，關鍵就在於對話溝通。」

持開放態度一起探索

在校長對話會上堅持用普通話表達訴求的張婷認為，對話很重要。她曾與一名上過前線的「勇武」進行過一次對談，了解對方的想法，同時也表達自己的想法。

這次對話算不算成功，張婷無法下定論，但讓她看到了溝通的可能。張婷很想再次與持有不同觀點的人進行對話溝通，希望能開誠布公、公允地對談，「很想搭建一個對話平台，進行一場『黃藍』的對話。」張婷說，「只有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，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，跳脫出來，才可以看到希望，一起探索什麼樣的模式更適合香港。」

▼警方在11月13日接獲中大內地生求助，曾派水警輪接載他們離開

更多內容歡迎掃描二維碼，瀏覽大公網

結合放射治療與免疫治療 瑪麗「先縮後除」治肝癌 100%無擴散復發

▶陳智仁醫生（左）與蔣子樑醫生（右）表示方案成效顯著；郭先生（中）接受新法治療肝腫瘤，至今未復發，能過正常生活

醫健事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唐曉明報道：各類癌症中，肝癌是港人的第五號殺手。瑪麗醫院與香港大學醫學院合作進行研究，結合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和免疫治療，採用「先縮後除」策略，有效治療肝癌。瑪麗醫院榮譽顧問醫生陳智仁表示，在研究樣本顯示治療方案成效顯著，治療有效率達100%，全部腫瘤皆無擴散或復發跡象。

立體定位放射更精準

治肝癌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切除手術，但醫管局資料顯示，2017年本港共1834宗新症，只有三成病人適合以手術切除腫瘤，當中多數患者只可接受動脈化療栓塞術（TACE）方案，惟這方案僅對不足一成的病人完全有效。

陳智仁介紹說，全新的治療方案採用「先縮後除」的策略，先利用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控制腫瘤，隨後兩星期內開始免疫療法，每兩至三星期打一針，為期四個月，期望把腫瘤縮小到可進行手術割除或肝移植的地步，從而有效根治肝癌。

瑪麗醫院榮譽副顧問醫生蔣子樑稱，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有別於傳統電療，透過影像導航，輻射線能精準地攻擊腫瘤，減低對鄰近正常組織的傷害；而且能採用較高的電療劑量，可更有效地殺死癌細胞，又可激活免疫系統主動辨識癌細胞並作出攻擊，使潛伏在正常肝組織內的癌細胞無所遁形，互相產生協同效應，達到雙重攻擊效能。

療程縮短 無需留院

蔣子樑說，整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為期只需五天，對比傳統電療的五至六個星期，療程大為縮短。他說，有關療程都是日間護理方式進行，無需留院，不用麻醉，沒有創口，時間彈性高，符合現代人的需要。

現時已有五位病人採用這項治療，其中三位成功根治，其餘兩位亦成功地將腫瘤縮小至少三成以上，並繼續觀察，情況良好，全部病人皆無擴散或復發跡象。

現年54歲的郭先生表示，他在前年6月28日發現一個長達九厘米的腫瘤位處肝臟中央，與醫生商討後參加這項新治療方案，治療後腫瘤明顯縮小至1.4厘米，並於去年3月25日進行射頻消融術將殘餘腫瘤消蝕，至今未有復發，能過正常生活。

陳智仁表示，這治療方案仍在臨床階段，初步結果已在文獻上發布。他預計共需33個病人參與計劃。如有病人想參加這種全新的治療方法，其腫瘤體積須不少於八厘米，且無法動手術根治，數量少於四粒，又沒有侵犯主幹血管，肝功能在Child Pugh中屬A或B分級，沒有出現黃疸或腹水，也沒有任何免疫系統失調症，沒有擴散至其他器官，若符合以上要求者可與港大醫學院聯絡。

傳統電療和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比較

傳統電療	立體定位放射治療
五至六個星期	五天
無差別攻擊體內組織	精準攻擊腫瘤
副作用較多	副作用較少

資料來源：瑪麗醫院